



档案中的阳泉故事

致敬抗战老兵

□马晓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2015年,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阳泉市档案局(馆)、民革阳泉市委等单位派专人寻访阳泉地区34位抗战老兵,建立了“抗战老兵口述档案”,永久珍藏在阳泉市档案馆。口述档案以录音、录像、摄影、文字等形式全面记录了抗战老兵保家卫国的热血情怀,追忆他们走过的烽火岁月,传承和弘扬可歌可泣的抗战精神。

抗战老兵口述档案,让我们这些后辈触摸到了那一代人的奉献与牺牲。从参军人伍开始,等待他们的就是生与死的考验。他们中的很多人,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战斗,他们舍生忘死、英勇顽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祖国的和平安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解放勋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枚闪亮的勋章见证了他们一生的荣耀。

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振奋国人信心,扭转华北战局,使全国抗战局势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以破袭日军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性战役——百团大战。抗战老兵口述档案中,郭德和就是百团大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郭德和,1924年3月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下曲镇的一个中农家庭。1940年4月,年仅16岁的郭德和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一二〇师特务团通讯连电话排二班,作为电话员的他在行军打仗中主要肩负着架线、安装电话、查找线路故障、保障首长使用的重任。郭德和说:“百团大战主要发生在正太路,就是现在太原到石家庄这路上。当时我们这个部队在太原以南,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日军),不让他们出来支援,为前方我军团减轻压力。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敌人的通讯线路进行破袭。”从参军到抗战胜利,五年多的时间,郭德和行军、打仗、反“扫荡”、打游击,参

加了数十次战斗。

郭德和的女儿郭舒伶在《追求》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反‘扫荡’,父亲所在的连队奉命转移物资。一次,他们向后方转运煤油。那天,他们的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油晃晃荡荡溢出桶外,父亲看着心疼,就用绳子把油桶绑在自己背上,这样虽稳当一些,但仍有煤油不时漾出桶外,顺着他的脊背流到腰间。煤油掺杂着汗水,把腰蜃破了一层皮,父亲咬着牙忍着刺痛坚持着,一直到目的地。后来,他每天要步行十几里到医院换药,那一段时间,他夜夜辗转反侧,伤口一挨到床铺就疼痛难忍。那一次,父亲荣立了三等功。那一年,1943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才19岁。”

抗战胜利后,根据上级安排,郭德和随部队转战东北。1948年,郭德和奉命调往组建不久的东北航空学校。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郭德和进入新组建的东北军区空军后勤部,从事抗美援朝的支前工作。1955年,郭德和被授予大尉军衔。1960年,郭德和被授予少校军衔。1966年转业后,郭德和到阳泉工农钢铁厂任厂长,1984年离休。

岁月流逝。从青春到暮年,从战争到和平,作为革命军人,郭德和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忠贞不渝;作为共产党员,他将毕生无悔地献给了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

诚如一位作家所言:“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英雄的人。”我们走访过的抗战老兵们,没有谁认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有谁觉得自己就是大英雄。然而,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为祖国和人民默默奉献的抗战英雄,锻造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老兵口述档案不仅填补了阳泉市档案馆档案种类的空白,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源,而且使阳泉的抗战历史、抗战精神得以传承和弘扬,激励吾辈及后人永远不能忘记抗战老兵们为了祖国和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功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阳泉市档案馆)

岁月故事

挑水

□梅心

绚丽的晚霞照耀着温馨的小院,院子里的西番莲、牡丹、仙人球、绣球、吊金钟、万年青……沐浴在金黄的光芒下,分外耀眼。花丛中,一个矮小瘦弱的女孩走进院子里来,她的肩上挑着一根担杖,担杖的两头各垂吊着一只铁皮水桶。水桶高过了女孩的膝盖,桶里盛着清亮的水,沉甸甸的。女孩显然很是吃力,两只小手死死地抓着肩上的担杖,两只细细的胳膊撑得紧紧的,每走一步都双腿颤抖。可她努力地挺直着脖颈,目视前方,以便不使水桶来回摇摆把水洒出去。然而女孩的力气太小了,水桶不听话地摇摆着,桶里的水也不听话地荡着,女孩的身后留下了一条湿漉漉的“水尾巴”。

这个女孩就是我。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深得家人的宠爱。我从小体质很弱,动不动就生病,浑身软得像没有骨头似的,家里人舍不得叫我出力受苦,因此,家务事从来没有我的份儿。可我不甘心——我也是家里的一员啊,怎能白吃饭呢?我特别想像哥哥姐姐那样帮着辛劳的父母做点事情。大家不让我干,我就偷偷地干。这不,趁大家不注意,我偷偷挑着水桶去挑水。虽然桶里的水洒了不少,但我也挑回家了呀,事实证明,我能行!

正在我得意之时,母亲从厨房走出来,与我碰了个正面,惊叫起来:“呀!你说你这孩子,不让你干这些活儿你非要干。二两力气也没有,你能干得了这么重的活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压坏了怎么办?”

我嘿嘿一笑,说:“您看,我这不是挑回来了?没事,我行!”

“就是不听话!可犟了!”母亲嘴里嗔怪着,双手赶忙把担子接了过去,“快放下!快放下!”

“哗——哗——”母亲把清冽的两桶水倒进了水缸里。我看着心里觉得特别快活,小脸涨得通红,脸上笑开了花。

母亲瞪我一眼,问:“哪里挑的?”

“里头池。”我笑着回答。

“里头池?”母亲又一次惊叫,“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万一把你掉进去了怎么办?水是咋提上来的?”

里头池不大,充其量就是个直径为四五米的圆形小水潭,有七八层台阶直通到池底。池里的水一部分从大石门水库引过来,一部分靠汇集雨水。夏天雨水多,池里水量较大,池水能淹没五六层台阶,足有两米来深。池底有长年的污泥,小孩子若是掉进去就很难脱险。春天和冬天,降水少,池里的水量也少了许多,五六层台阶都露在外头。小孩子们常在池边捞蝌蚪,或者到冻厚的池面上溜冰。池的四周长满了灌木,一到夏天就郁郁葱葱的,把池水也映成了绿色,好似一块碧绿的翡翠。

大人们从池里取水,一般都是站在紧靠池水的台阶边上,弯身下去,把水桶来回一摆一拉再一提,满满的一桶水就取上来了。桶那么重,我可真的提不动。何况那是要站在台阶边上取水,稍有不慎就会连桶带人一起栽进池里去,我可不敢。这次,幸好有别人也去挑水,是人家帮我取的水。

我如实回答:“别人帮的。”

母亲稍稍放下心来,严厉地说:“人家帮你提上来,那么长的路,不还得你自己挑吗?拐好几道弯呢!嫩胳膊小腿的,哪受得了呢?以后再也不许啊!”

母亲教训的是,我装作接受,一个劲儿地“啊——啊——”答应着,却一直低着头偷偷地笑——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尝试的胜利呀!

没过多久,我就故伎重演,背着母亲到水窖里去挑水。

这水窖其实是一个废弃的煤窖。我们村地下有丰富的煤层,尤其是我们家附近,地面上的煤矸石到处都是,挖下去,很有可能是煤炭。所以,人们尝试着往下挖。结果,挖出了地下水,只能作罢。煤挖不成了,但地下水汩汩流出,甘甜爽口,沁人心脾,煤

窖就变成了水窖。这时,通往大石门水库的引水管道没有了,里头池水源断竭,越来越干枯了,水窖就成了我们的取水地。

水窖里取水不容易。首先是坑道狭长,坡度大,高低不平整。我个子矮小,但挑着水桶还担心担杖碰到了四壁。其次是狭长的坑道深入地下,光线昏暗,越往下走越漆黑,到了出水部位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到水桶触及水的声音。所以,进入水窖必须得带上手电筒来照明。如果是在晴朗的午后三四点钟,西边的阳光斜射到坑道里,还多少能够看到一点水反射出的亮光来。这个时间段也就成了人们取水的最佳时段。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都来取水,地下水被过度汲取,水量立刻少了许多,供不上大家的需求,反倒不如每天清晨的水量多。姐姐说,经过了一夜的蓄积,清晨的水是最多最干净的。所以,即使得带上手电筒,姐姐也愿意早晨去挑水。到水窖里取水还有第三个难处,就是胆怯。这可是暗无天日的坑道啊,怎能不叫人害怕呢?因此,我特别佩服姐姐的胆量——姐姐才大我四岁,她哪来这么大的胆量呢?不过是为了家人的生活而忘却了自己的安危吧!于是,我特别想要像姐姐一样勇敢,像姐姐一样能干。

我第一次去水窖挑水是跟着姐姐去的。那是午后,我们没有带手电筒,却带了一个舀水瓢。姐姐说:“大家都去水窖挑水,水窖里的水越来越少了,连水桶也淹不住了,不用瓢舀不行。”

室外阳光明媚,窖里越走越黑。说实话,我的心里很紧张,生怕紧压在头顶上的青石突然间掉落下来,砸着我们,或者封堵了我们的出路。那可真成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我还害怕潮湿的墙壁里猛然间蹿出什么蛇啊,鼠啊,虫子啊,看又看不到,躲又无处躲,那可怎么办啊!好在有姐姐壮胆,我用手托着湿漉漉的墙壁一点一点往下摸索。姐姐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

大约走了三四十米,姐姐说:“到了。你站好,别动,小心滑倒。”我感觉脚下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就小心翼翼地站在那上面。姐姐也挑了一处比较硬实的地方站好,把水桶也放稳当,然后拿着水瓢一瓢一瓢地往桶里舀水。借着从窖口斜射进来的一点点光线,我看到了水的光亮,也听见了水的声音。虽然那光亮极其微弱,但我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那水的哗啦声也使我有了些欢快的感觉。但我还是不由得提醒姐姐小心——这要是滑下去,谁知道会有多深啊!

从水窖里出来,回到了地面,见到了阳光,我禁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险啊!我跟着姐姐把水挑回家里,母亲见了没有再惊叫,只是满眼的不舍与心疼,赶紧接了水桶往缸里倒水去。

暑假里,我央求母亲带我去自留地里浇菜畦——我多挑一趟,母亲就能少挑一趟啊!几乎每个后晌,我们都去。我们家的自留地紧靠着槐树池。槐树池很大,水很多,没有台阶,水面距离池边有两三米高。母亲用担杖挑着水桶一摆一提就取到了水。这是技术活儿,我干不了,只能把水挑到地里。母亲还一再嘱咐我:“少挑点,半桶半桶地挑,慢点走,小心脚下,别绊倒了。”母亲生怕把我累着,可她自己却挑得又满又快。

舍得流汗就能有收获。很快,我们家的菜畦里就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傍晚,我们回家的时候,水桶里盛满了比水桶还长的黄瓜、圆滚滚紫盈盈的茄子、厚实碧绿的青椒、红彤彤的西红柿、鲜嫩的北瓜、倭瓜、豆角……母亲乐呵呵地说:“蔬菜就是要喝足了水才长得欢实啊!你也要多喝水,多吃饭,快快长大啊!”

没过多久,地下水就断流了,我们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院里打了旱井或水窖。下雨的时候,雨水哗哗地汇集进旱井或水窖里。人们把一个水泵放进去,伸手一合电闸,水就哗哗地流到了厨房的水缸里,我们再也不用到外面挑水去了。

书画作品



新泉北路(铜笔淡彩)

王惟中画